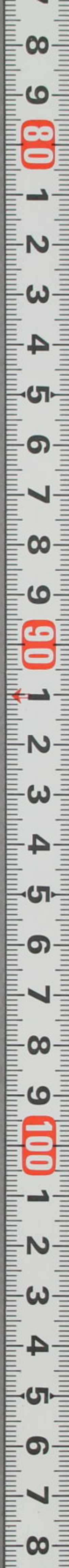


世說新語補

四

成瀨家藏書	一〇冊之內	倫理類	孔子門	第五四號	第二部乙
-------	-------	-----	-----	------	------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七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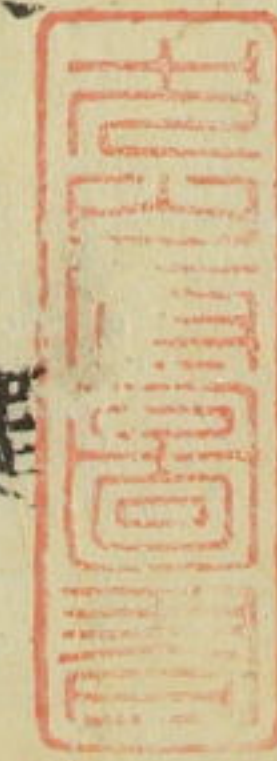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世說新語補卷之七



方正下

○盧志於眾坐

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魏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

長史衛尉卿尚書郎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

吳書字伯言吳郡人世為冠族初答曰如卿於盧毓

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答曰如卿於盧毓

盧瑛魏志曰毓字子家先性行而後言不進

司空瑛咸熙中為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書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

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

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孔氏志怪曰

人。家西獵見一麀舉弓而射即中之麀倒而復起

李至言語

克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

下有唱家前克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克

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襪新衣迎之

克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

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

舉書示克克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獻

欲無辭崔即勅內令女郎莊嚴使克就東廊克

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崔

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

留其養勅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

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克便

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

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懷惋居四年三月

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听克

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克見

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

即見少府克往問訊女抱兒還克又與金盃別

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

比沾世兌南卷之七



王云土龍亦別有不足處

至也今也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蓋相承  
氏狀又似克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未間產父曰  
未可得聞不克以事對即請克家迎兒兒有崔  
痛之贈一金盃箸棺中今視卿盃甚似得盃本  
果是謂克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  
問克得盃之由還報其太家即女姨也遺視之  
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  
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  
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竟就充懷衆初怪  
願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克取兒盃及詩  
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盃可  
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連哲人忽來儀  
顯嘉異表神奇合與未及秀中夏雁霜萎榮耀  
七古七言有卷之二

劉云以狎亦

李至言語

○王大尉夷甫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  
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  
我法卿自用卿法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  
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  
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  
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  
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  
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  
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



王云註引為真  
晉書卷兩用之

劉云憾而已非  
方正之選也

繁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  
 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  
 御犧牛不先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  
 牛多弱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  
 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  
 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  
 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  
 聞之給雄酒禮使請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  
 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  
 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  
 進人若將加諸邾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邾河  
 內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  
 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  
 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

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  
 邾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有鄭玄曰為兵  
 主來攻伐故曰戎首也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

劉云斯人於倫  
好如此尚足論

名品邪  
王云此稍近方  
正然得無過邪

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  
 曰刁協字玄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  
 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  
 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明旦報仲智鄧粲晉  
 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  
 嵩字仲智鄞弟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  
 顯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  
 為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以  
 為從事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  
 猶誦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

七帖世說新語卷之十

日



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不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不協有情逕便出世說曰元帝以明帝而立簡文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論且明帝以聰亮英斷宜為儲嗣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惟力不能亮獨欲奉少主以阿上旨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晉紀曰帝幾元帝長子明敏有機斷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温太真所說温嘗為東宮宰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温來敦

王云可稱曰正

便奮其威容問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温太子何以稱佳温曰鈞深致遠益非淺識所測然以禮待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眾曰太子于道有虧温言馬昔在東宮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愧焉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去軍敗績顛長史郝叔及左右文武勸顛避難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橈豈可草間求活投身外虞邪乃與朝士詣敦



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  
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二〇

蘇峻時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

流舊二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

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

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研鼓曰

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境詔書徵峻峻曰臺

下云我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孔羣在橫塘

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

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稽後賢記曰羣字敬體會稽山陰

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

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

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因眾坐戲語令術

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

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

王丞相末年  
大不滿人意在  
保存諸叛賊蓋  
渠於節義二字  
不大分曉

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

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遺而

為名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

終匡人解甲罷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

者猶憎其眼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

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

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棋王手嘗不如兩

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

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彬字

名兼善奕為中興之冠累

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傍有客曰此年少戲

劉云情禮甚直  
宜在朝廷之上  
王云正氣語乃  
作爾許巧妙

〇〇

劉云丞相雅量  
此年少不讓小

枝自多宜飛

李云巨語

王云語極相似

王公



廼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惟圍棋見勝范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

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

遂為衿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

自樵語又佳蚤卒時為悼惜之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

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

也薰香草蕕臭草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夫婦

李云今之時勢者可羞也

劉云言伯仁以棟梁自居絕人

也

又云勸柱語柱

自樵語又佳

李云今之時勢者可羞也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

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

惟啼泣便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周侯

獨留與飲酒言語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

愛阿奴謨字小字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

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

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晉陽秋曰峻率眾二

萬濟自橫江至於蔣

李云兄弟

劉云少年陵忽

大有以此為方

正奇矯取名取

害心術

王云仲智傲狠

伯仁友愛正都

無關方正

李云無味

世說新語卷之四



山王師惟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敗績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雅別傳曰雅字彥胃潁川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

補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為降禮馮太常以問顏光祿晉書曰顏含字弘都瑯琊華人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仕至光祿勳晉中興書曰顏含嫂病困須舛地膽不能得含夏歎累日忽存一童子持青囊

授舍乃地膽也章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口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孔君平疾篤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辨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庾司空為會稽省之晉陽秋曰庾冰字也少有檢操亮常器之曰吾家晏相問訊甚至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為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太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

劉云此却非周嵩比  
又云惜不見話  
言以下



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鸞彈彈劉枕丸并亦以丸

王云嘗以使君為句自明

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關戰求勝中興書曰温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温使君關戰者以温為將也

桓甚有恨容

○桓公議移洛陽鐘簾王懷祖曰永嘉不競暫都

李云言錄

江左方當漸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簾桓不能奪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

王云意未肯降

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李云言語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餘無所諱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容予與公

王云孫多穢行故人受此辱

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茲幸承戰語吉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徐廣晉紀曰庾義字叔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道恩義小字



○補 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羣小陸祖言

晉書曰陸祖言

吳郡吳人父玩官侍中司空納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大原王術雅重之引為建威長史遷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望闕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稱其忠亮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

劉云謂從此作因緣

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之陶胡奴為烏程令

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祕書監何法盛以

為第九子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補 戴安道少有高名

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

甚為劉真長所知秦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宴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目武陵王司馬晞為太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直語云戴安道不能為王侯伶人

○阮光祿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

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



云安石者會稽名

去至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頽然。劉尹時為會稽，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舍字君章，桂陽棗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啓士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舍臨海太守，曾孫榮陽太守綏，少子也。相宣

武碎為別駕，以官解，誼獲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累遷散騎常侍，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授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鄰上才度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鄰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

王三層以面云為句再不可解今始曉所以言文度癡見長桓溫面孔渠也那可嫁女與兵



譜曰坦之子愷娶相温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當築至七月而成大

極毀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

匠毛安之關中侯王手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

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

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章誕諸人

亦自為也王曰魏作所以不長謝以為名言宋

帝文章志曰大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

題勸以為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

凌雲閣志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梯上題以

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

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

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

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入中興書曰爽字季

孝質直列宗廟王國寶夜開門人為遺詔爽為

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

者斬國寶懼乃止任至

侍中恭事敗貶太常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字王

曰亾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亾姑亾

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

為孝武皇后

王云捷急語耳非立

臣固可然殿牌北之盛勿獨矣似為不可

王云註更委悉

翻三事教下似落一字

王云捷急語耳非立



補桓玄篡立徐野民獨哀感涕泗交流晉書曰徐野民

東莞姑臧人世好學至廣尤為精純謝玄為謝

宣明止之收淚言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

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歔歔宋書曰謝

陳郡陽夏人祖朗東陽太守父重司馬道子長

史晦為孟冢中兵參軍後為宋高祖中領軍少

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羨

之傅亮共輔政以事伏誅

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同

行別見王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晉中興書曰桓謙字敬祖

尚書僕射中軍

將軍

○補宋世吏部都令史咨執選事陸東海慧曉在選

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陸云都令史語

悉舊貫可共參懷陸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

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

退

○補下士蔚弱冠時為上虞令南史曰下士蔚

領軍父延之上虞令彬險拔有

才與物多炸官車騎記室參軍甚有剛氣會稽

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積投



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謂此情耳今已投之卿  
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竟去韻別

補

任彥升

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升樂安人四歲

之美冠絕當時好交結獎拔士友得其延譽率  
多升擢衣冠貴遊爭與交親坐上賓客所有數  
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官任齊紆意於梅蟲兒  
至寧朔將軍新安太守

南史曰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  
為制局監甚見愛幸東昏敗伏法用為中書郎

彥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

我彥升大慚南史曰王亮字奉叔王望從父弟

未選尚公士齊竟陵王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  
林使工圖其像亮亦與焉仕中書監加散騎常

待

補

褚彥宣

南史曰褚紹字彥宣淵從父弟也父法

以一月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蕭子顯齊書

回河南陽崔人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

軍尚主彥回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湛之卒彥

回推財與弟惟取書數千卷仕宋為彥回子貴

司空後為齊朝佐命官至侍中司徒

南史曰淵長子貴字蔚先少時父背袁粲等

附高帝貴深執不可終身愧恨有棲遑之志位

侍往問訊彥宣彥宣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貴曰  
奉璽紱在齊太司馬門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  
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好戲詔



以輅車給之彥宣大怒曰着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司馬光通鑑曰宋主下詔禪位

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勸兵入迎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車勸哭曰人以壽為權老臣以壽為威既不能先驅蠅蟻及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司空褚淵等奉尊綬詣齊官勸進齊王即皇帝位以褚淵為司徒賀者滿座紹歎曰彥宣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及復存今日之拜使彥宣向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上雅名德不昌及復有期願之壽

○補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南史曰紀僧真建康人也少事蕭惠開惠開密

謂曰我下教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乃請事齊高帝備見親信嘗給學士手迹報答嘗疏皆付之僧真嘗說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處訪門戶紀僧真常常貴人所不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及也南史曰淵字義潔陳郡人由江數見謝藩謝藩子也仕至太子詹事我不得措意可自請之僧真承旨詣數登榻坐定數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補徐勉為吏部尚書梁書曰徐勉字修仁東海郡人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參

軍文職南員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六歲時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者宿及長為志



好學起家國子生王儉為祭酒稱嘗與門人夜  
勉有宰輔之量歷官侍中謚簡肅嘗與門人夜  
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

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勉嘗為書戒

李所著何

世清廉常居貧素至產粟之事所未嘗言非直  
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  
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  
範故臻此耳占人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  
曰遺子黃金滿室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  
語吾嘗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  
顯貴以來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  
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  
若此事皆踵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答  
紛紜中牟聊於東由管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  
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心以郊閑曠  
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矣於斯慧日

華云強說話  
真假道學也  
又云不情甚矣

十住等既應管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  
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宜武寺  
既失西廂不復左幅意亦謂此遊旅舍耳向事  
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幾踵  
高門甲第連闥洞房死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  
能不為堪堪之山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  
靈隨使架立不在廣大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  
宇近管東邊兒孫二宅不精十住南還之資既  
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却問之園遂不辨  
保貨與幸豈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  
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已成立  
雖李茂密桐竹成陰墜階交通渠欲相屬華樓  
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叢薄不無糾紛之興  
讀中並饒菰蒲湖裏殊富芰蓮雖云外城闕  
空出瀾章生欲之亦雅有情趣也述此事并云  
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  
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存心二十載矣今  
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



又說上治  
生去何也

以分汝。管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  
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歸典亦稱何以聚人。曰  
財况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  
其為易。爾彌復何安。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  
官。既以管之。宜使成立。進退兩忘。更貽笑。若  
有所收。獲汝可自分。瞻內外大小。宜令得。非  
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  
及。凡為入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諸緝人無間  
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  
若能爾者。更。拾。已。汝當自。見賢思齊。不  
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  
大。哉。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正。謂。為。家。已。來。不。事  
資。產。陳。其。始。未。無。愧。懷。抱。兼。吾。年。時。初。暮。心。力  
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  
或復。冬。白。之。陽。夏。白。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  
負。杖。躡。屨。逍。遙。兩。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  
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若。常。以。待。終  
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吾。不。復。言。汝

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  
知如何。若其滿。便盈。箱。爾之幸。遇。並。無。俟。令。吾  
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  
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補

蘇世長從獵於高陵。

唐書曰。蘇世長。雍州武功人。祖彤。後魏散騎常侍。父

振。周宕州刺史。世長十餘歲。上書言事。周武帝問讀何書。對曰。孝經論語。王世充僭號。置行臺。僕射。世充平。以漢南歸國。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宗顧謂

羣臣曰。今日畋樂乎。蘇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

機。不滿十旬。未為太樂。高宗色變。既而笑曰。狂

態發邪。對曰。臣為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

補

真宗將立明肅后。

宋史曰。劉后。華陽人。指揮通。第二女也。母龐夢月人。懷而



李云無味

批黑世說補卷之七

娠真宗即位入為美人進德如章穆皇后崩欲立為后大臣多以為不可卒立之后性警悟曉書史聞朝事能記其本令丁謂謂東都事略曰丁謂謂天下封奏皆得預聞韓柳名遂振真宗人嘗以文謁王禹偁王北之韓柳名遂振真宗朝拜相以擅移皇堂貶崖州司戶東軒筆錄曰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天下以為姦邪及稍進用即啓真宗以神仙之書作王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此段不可勝紀

憂不富貴楊答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略曰楊

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善屬文十一歲以萬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嘆異以為秘書省正字歷官翰林學士論曰文

○補王介甫雅愛馮道五代史曰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初事宦者張承業得

薦於晉王唐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明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晉滅唐道又事晉且加司徒侍中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漢高祖立乃歸漢周滅漢又事周太祖世宗時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庵不設牀席時一束芻而已諸將有拉得美女者以遺道寘之別室訪其主還之喪居景城歲饑悉出所有以賑鄉里而退耕於野有力不能耕者夜往潛為之耕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當世士皆仰為死老而直唐叅政曰道為宰相使朝易四姓身為之稱譽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王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介甫為之變色東都事略曰唐介字子方荆南人為御史裏行論文彥博交結官禁

七帖世說補卷之二

一八



既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相。後文復相。上言召臣未召介臣不敢行仁宗即起介通判潭州事。

雅量上

補

孔文舉在青州

范曄後漢書曰融在北海為袁

譚

所攻流失雨集矛戟內接孔隱允安坐

子紹之

讀書論義自若

此理

補

諸葛武侯

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父珪字君貢泰山郡丞亮早孤躬耕

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詎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則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

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

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

相益州牧率眾與司馬宣王仲達河內溫人

北征卒于渭南與司馬宣王仲達河內溫人

忌多權數魏武聞其有狼顧相召使前行令反

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槽

甚惡焉謂太子承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與汝

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聖賢羣輔錄曰

河內司馬懿仲達潁川陳羣長文譙朱治軍涓

錄彥才濟陰吳質季重為魏文帝四友

濱克日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

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

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補

許司徒喪子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避亂交趾依太守士燮劉璋遣使

北占世說新語卷之七



招靖靖入蜀璋以為廣漢太守先主為漢中王拜大傅靖年逾七十愛棠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承相諸葛亮皆為之拜董休昭蜀志曰董允字休昭自郡枝江人父和掌軍中郎將允秉心公亮丞相亮欲征以宮省之事遷侍中允事為防制甚得匡救之理延熙中守尚書令華陽國志曰蜀人以諸葛亮將琬費禕及允為四相與費文偉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遊學益州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代蔣琬為尚書令欲共會其葬所休昭曰其父掌軍請車蜀志曰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劉璋時為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為掌軍中郎將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交歡和外出殊或內餘機衡一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豈不能盡

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掌軍遣開後鹿車給之休昭有難載之色文偉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休昭猶神色未泰文偉晏然自若持車人還掌軍問之知其如此謂休昭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自是吾意了矣優劣不在此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善以教民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風化大行



圍棋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子  
 其故以瓜指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  
 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哭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將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拔其杖而拜曰吾過矣

吾過矣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魏軍次于興平蜀假費文偉節督師往禦

補

魏軍次于興平蜀假費文偉節督師往禦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禱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為尚書令欲數禱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行滯歡曰光祿人才力相懸若此吾聽事終日猶不暇爾  
 大夫來敏至文偉許別就求圍棋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文偉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觀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者蜀志曰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父豔漢司空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倉雅訓詁先主署典學校尉與孟光皆以



樞機不愼數見貶削然敏東官舊恩特加優待後為執慎將軍欲以官自警

○補

嵇中散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嵇熟視既久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光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

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

陵散於今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

告遜遺妻以咨於康康喻而劫之遜內不自安欲陰告安搦母表求徙邊安當從許自理引康

文士傳曰呂安惟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

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

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

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藉

大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

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

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

兄曰何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

平引曲成歎曰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

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

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諱○此速康之死也

裴遐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緯長

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及

南人代劉淮為鎮東將軍

七古世說新語卷之七



王云闇當之解似為獸受

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退與人圍棋馥司馬行酒退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退墜地退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一作闇故當耳一作作真是闇將故耳

○補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單衣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阮侃別見

○阮千里善彈琴名士傳曰阮瞻字千里夷甫在少嗜欲不脩名行自得於懷讀書

王云夏侯故雜冥然得無傳之小過

不甚研求而識其人聞其能多往聽之千里不要任至太子舍人問貴賤長幼至輒與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安仁常令鼓琴終日達夜曾無作色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顏所止之樹冠竟焦壞左右觀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



裸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

詭王不為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魏字景聲河

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顧器實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構惟庾子

句之奪換

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

傅令換千萬冀其自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

山人有豪俠才算善交結為范陽王植所職植

亮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入王故事曰

東海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太傅於

眾坐中間庾庾時頽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

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髮千萬隨公所

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

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補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儉晉

頌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

七占世說新語卷之七



世說新語卷之十

為業避亂江東初至東海王越太傅府坐家僮  
王敦引為長史初至東海王越太傅府坐家僮  
取官稿除名于時在事諸人並以謝初登宰府  
便遭黜辱深為之恨謝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  
屑意時人服其遠暢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  
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  
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  
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何所稍嚴於中與書曰  
江左初立瑯琊諸王所居自滄內外緝穆○丞  
相非高也正著數也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  
周旋無為知人凡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丁

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

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州

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

奪鄉里先人甲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

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

智調而無儻異累遷中吏部尚書廣州刺史人  
有詣祖見料視財物  
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麓著背後傾身障之意  
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

劉云勝負本不  
得此寫得祖士  
少慚惶殺人

上古世說新語卷之十

二二五



一生當著幾量展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許侍中

晉百官名曰許掾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掾祖艷字子良永興長父裴

字季顯烏程令掾仕至吏部侍郎

顧司空

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入顧榮曰此吾家

書令五子治隗淳履之

俱作丞相從事爾時

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

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回轉

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哈臺太尉丞相顧諸客曰

此中亦難得眠處

○戴公

逵也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

劉云茂弘語錄

劉云茂弘語錄所未及

知其量

與論琴書戴既無客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

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

温太真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

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

諸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

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

按庾亮落參佐名劇時

上占世說新語卷之四

二十六



為參軍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

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錢塘縣記

為潮漂沒縣諸豪姓歛錢雇爾時吳人沈充為

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

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

昨有一僮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

酒色因遙問僮父欲食麩不姓何等可共語褚

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

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

至非王敦客也

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  
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 ○ 郝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不

相語郝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郝曰

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惟有

一郎在東牀上坦腹卧如不聞郝公云正此好

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妻太

傳御鑿女名瘠字子房

○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

劉云晉人風致者此故為第一王云晉人以吏為



者竝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

問貴賤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

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羊固拜臨海竟日皆

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

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羊固字道安秦

周仲智飲酒醉曠官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

第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

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

一曰曰火人二曰曰火積三曰曰火車四曰曰火庫五曰曰火隊已

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七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八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雅量下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

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衫憑兩

人來詣和竟虱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

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

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

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

奔晉陽門外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於廷

劉云謂此箭若首賊則亦當歸

弦而倒矣謬喜其射觀之空以悅安之

亂兵相剽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

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眾

迺安又云當時且復難為句以悅安之矯情說謂雅

宣武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

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

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

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溫深雅有局鎮常與桓溫

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勅令無因

鳴角鼓諫部伍並驚馳溫陽駭與晞大震帝舉

止自若立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

謂溫服



〇〇〇

李云此非雅量  
退朝之計也理  
本善補

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  
久，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  
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  
賊并起，圍奔去。或云是劉王喬。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

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  
理，有重名。永嘉中為閭鼎所害。

補

郗嘉賓嘗三伏之月詣謝公。時炎暑熏赫，諸人  
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絹衣，食熱  
白粥，宴然無異。曆忌釋曰：伏者金氣伏  
藏之日也。〇稟性不同。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

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  
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為為黜其權。謝安王坦之  
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  
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遠

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

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

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

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帝文  
章志曰：安能

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  
效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  
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室之。王入失履，倒

執手版，汗流震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  
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  
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者？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八

七



世說新語卷之八

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王謝舊齊名於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此始判優劣

○桓宣武與郗超議及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

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温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温亦深相器重故潜謀密計莫不預焉

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

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

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

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與

書曰安元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遊處山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

也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

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

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

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

以鎮安朝野

○孟嘉為桓宣武征西參軍九日宴龍山寮佐畢

集俄風至吹嘉帽落嘉不之覺宣武使左右勿

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宣武令取還之命

世說新語卷之八



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異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

就巖時賢竝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

因以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

謨第二子有文理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仕至撫軍長史

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

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

平不覺曠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

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修書累紙

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

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

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

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

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

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劉云是道人語

劉云我輩人也



○○○

謝公與入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

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

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續晉陽秋曰初苻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野與兄子玄圍棊夜還乃處

分少日皆辨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氏賊符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

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

得偽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端馬牛驢騾十

萬頭匹

謝公與入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

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

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續晉陽秋曰初苻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野與兄子玄圍棊夜還乃處

分少日皆辨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氏賊符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

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

得偽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端馬牛驢騾十

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

避不惶取屐

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義之第五子卓犖不羈

欲為傲達仕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

出不異平常

續晉陽秋曰獻之雖不世以此定

二主神宇

神宇難效也

王子敬夜齋中臥有羣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王

徐曰偷兒青檀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王僧彌

珉小字也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小奴王蒼別傳曰蒼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僧彌舉酒勸

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

謝玄曾為徐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獨釣碣可用

劉云語都無取



王云此不可解  
指衛軍或是呼  
小奴 即以僧  
亦小子為戲邪

壽張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謝徐撫掌而笑曰  
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  
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  
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  
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  
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什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  
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  
馬掾桓温至重之常稱王  
掾必為黑頭  
公未易才也

○ ○ 太元末長星見

徐廣晉紀曰泰元二十九年九月  
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  
至中央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  
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星有光芒  
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十丈無常也此星見多  
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  
關天子世孝武晉書曰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子  
說虛也在位二十四年為張貴妃所弒  
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  
勸爾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 殷荆州有所識作賦是束皙慢戲之流

文士傳曰皙字  
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王莽  
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  
足以為束氏替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  
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



批馬世說不卷之八

到五得慢  
復質  
之廢市

空張華以問晉哲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  
檢校果然曾為麴賦諸文文甚俳諧三十九歲  
卒元城為之廢市  
殷甚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  
可觀便於手巾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  
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  
已殷悵然自失

已殷悵然自失

王江州宋書曰王弘字休元瑯琊臨沂人曾祖

好學以清恬知名與尚書僕射謝混善弱冠為會稽王驃騎參軍欲識陶淵明

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明故人龐通之

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下門

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至

亦無忤也梁昭明太子撰淵明傳曰淵明字元

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博學不羣親老家貧

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

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

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

入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

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

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妻翟氏亦與同志能

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

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

肯仕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晉書

潛本傳曰潛既絕州郡觀調未嘗有所造請惟  
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或有酒要之或要之  
共至酒家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刺史王  
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潛稱疾不見弘每  
此點世說補卷之八



今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遺其故人龐通之齋  
酒先於半途要之便引酌欣然忘進弘乃出與  
相聞歡宴窮日續晉陽秋曰王弘造淵明無履  
弘從人脫履以給之弘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  
右請履度淵明即象坐伸脚及履至者而不疑  
吳正傳詩話曰本傳潛故人龐通之此有答龐  
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叙鄰曲采好明是此人  
又有怨詩示龐主簿者豈即龐參軍耶坐道栗  
里亦可證  
移家之專

○補徐羨之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棊觀

戲常若未解宋書曰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  
羨之歷官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  
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謂  
有宰臣之望與謝晦傅亮宋書曰傅亮字  
謝晦傅亮同誅嘗與謝晦傅亮季友北地人傅

涉經史尤善文宴聚晦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  
辭官散騎常侍

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

以學問為長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滎陽

襲大司農父薄尚書郎襲初為江乘令因居縣  
境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之務初為相偉輔國  
主簿歷官尚

書右僕射

○補宋明帝宋書曰帝諱或賜王景文歿敕至之夜

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棊看敕訖置在局下神色  
恬然爭劫竟歛子納奩畢徐言奉勅見賜以歿  
方以敕示客因舉賜鳩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



遂仰飲而絕宋書曰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辭

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

而權妨人主今吉衣祭為令儀領選而人往往不

知有察以此居害要當有致憂競否夫有心於

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

至是慮晏駕後直于后臨朝景文或

有異圖遣使齋手敕并藥賜外

沈昭略南史曰昭略字茂隆吳興武康人祖慶

叔侍中昭略性行雋使酒使氣齊高帝賞之以

為中書郎進侍中永元中被召入華林省飲藥

與徐孝嗣諸人同賜死華林省南齊書曰孝

海剡人祖湛之宋司空父事之著作郎孝嗣幼

而挺立風儀端簡同官五兵尚書明帝崩受遺託

永元初帝失德裕以彰不敢諫諍內懷憂恐有勸

行廢立者孝嗣遲疑久之謂無用于戈須少主

出遊開城門集百僚議廢之未決羣小稍憎孝

嗣勸陽誅之召孝嗣等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

藥酒孝嗣飲之至半餘方卒孝嗣語昭略曰見卿使人思夏侯

太初昭略曰明府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

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符子曰樂觀炮烙

樂乎曰樂桀曰觀刑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



謀遂去。比于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其心，觀其心也。

○補齊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報謝侍中。

謝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

齋臥終不問外事。南齊書曰：高宗諱鸞，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受世祖遺詔為

侍中尚書令鬱林王諱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也。世祖立為太子，世祖崩即位，寵幸中書舍人朱隆之。宦者徐龍駒鸞乃以計誅龍駒等，王心忌之。鸞慮變，定謀廢立，使蕭詵坦之等率兵入中雲龍門，引出西弄殺之，而立海陵王昭文。昭文又奉太后令廢海陵入篡太位。

○補張士簡嗜酒踈脫，忘懷家務。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

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南史曰：張率字

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征北將軍。父瓌，右光祿大夫。率性寬雅，十一能屬文。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

補張黃門出為封溪令。蕭子顯齊書曰：帝寵莊殷，叔妃薨，建齋，僚佐禱者多。

至一萬融，獨出禱，百錢帝怒，出為封溪令。廣越嶂險，僚賊執張將殺食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

○補牛弘弟弼好酒而醜，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

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



弘言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北史曰弘字

人。襁褓時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開皇初授秘書監太業中進位上太將軍

○補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

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

和得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時昇滌朝閉坊市南門以

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劉昫唐書曰再思鄭州原武人證聖初鳳閣侍郎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恭慎畏忌未嘗悔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抗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是何以全身○是是

○補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則

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唐書曰裴賈字中立河東聞喜人元和中以門

下侍郎克彰義軍節度使淮蔡平封晉國公

○補

司空表聖預為壙故人來者引置內賦詩對酌

人或難之表聖曰我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

耶宋祁唐書曰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累官中書舍人昭宗召拜兵部侍郎會遷洛陽

柳察希賊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認圖入朝圖陽墮笏意趣野老藥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

○補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攜七首至臥內魏



公起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韓忠獻家傳曰公諱琦字穉圭相州人天聖五年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又問

誰遣汝曰張相公夏國方張元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取

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

帶去魏公亦不治此事宋史曰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

悉即命為陝西安撫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天下稱為韓范

補 范忠宣謫居永州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次子以恩補

官相以畫可人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閉

門飧餽不知身之在遠狗覺寮禱記曰北人食麪名餽餽楊雄方

言餽謂之餽齊民要術青魏麥麪堪作飯及餅飪甚美磨盡無麩則餽之名已見於漢魏五代

史李茂真傳朕與官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不托俗語當以方言為正作餽餽字

○補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忠宣行狀曰夫人王氏天章閣待制

質之輒罵章惇宋史曰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

女山抵仙遊潭下臨萬仞橫木其上惇平步過之濡筆書壁神彩不動執曰君他日必能殺人王

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為三司條劄官尋拜參知政事罷知蔡州哲宗朝起為尚書僕射事以紹

述為國是詆宣仁后追貶司馬光等舟過橘洲

哲宗崩論其罪貶雷州司戶參軍

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蓋正平字子夷忠宣次子

公自負夫人以登療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

此古世說新語卷之八

此古世說新語卷之八

此古世說新語卷之八

此古世說新語卷之八



所為耶宋史曰初呂大防等既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從純仁上言乞將大防等引赦原放惇意詆為同罪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純仁坐貶每戒諸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惇惇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出衣盡惇顧謂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識鑒

○補鍾季明為郡功曹時陳太丘為西門亭長鍾深獨敬與太丘少鍾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太丘曰鍾君似不察

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

○補季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

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

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

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范曄後漢書曰杜密字周甫潁川考

城人少厲俗士為胡廣所辟桓帝徵拜尚書令黨事起與季膺俱坐而各行相次時人亦稱

杜季

○補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詣陳仲弓

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

七占世說新語卷之八



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衛子許先賢行狀曰衛茲字子許陳留襄邑人深規略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之命命漢室傾蕩曹公到陳留與茲相見同議起兵茲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由是首讚洪謀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失利而歿弱冠與同郡圈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雙直文生訛呵減價乃

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劾節致譽如此看人尚在皮毛

○補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鑿共往候之請問本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本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王氏世譜曰王景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伯

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



○ ○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春秋

曰武王姿貌短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

王云匈奴中乃有此人然適足自禍

既畢冷間謀問曰魏主何如何匈奴使答曰魏王

雅望非常魏志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

威然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

此使此使不凡

○ ○ 補

夏侯仲權入蜀魏志曰夏侯霸字仲權夏侯淵子素為曹爽所厚爽誅自疑

蜀姜伯約問之曰司馬公既得彼政還復有征

伐之志不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

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蜀志曰

伯約天水冀人少與母居好鄰氏學諸葛亮

為奉義將軍與張亮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

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為永南季常諸

人不如也傳子曰維好立功名陰養於士不修

布衣之業卻正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

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襲

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

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

者非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

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

姜維校厝無所身處宗滅以是與前不復料適

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

○ ○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傳嘏交而嘏終不許諸

時之儀表也



人乃因荀彧說合之謂諷曰夏侯太初一時之  
 傑士虚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  
 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  
 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軍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天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彊趙弱秦以吾臣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鬪勢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讐也頗聞謝罪傳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籛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

王云據此傳聞  
 碩先識擇交故  
 當動與福會而  
 別傳乃云鍾會  
 年少故以明智  
 大會交太初不  
 猶然於交故臣

劉云兵不當處  
 何在孫吳

○ ○  
 釁如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  
 爾遠之猶恐懼禍况可親之邪後皆知其信子傳  
 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  
 通合徒黨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  
 有重名皆求交於彼彼不納也彼友人  
 荀彧有清識遠志然猶勸彼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脩文親自臨  
 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  
 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  
 傳乃天下名言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榷林華山之事息後強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

此占世說補卷之八

十六



李云此公非清  
談之傑子何處  
事也

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  
兵本意濤為入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  
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  
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  
少傳名後諸王驕汰輕邁禍難於是冠盜處處  
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

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

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  
寧之後諸王構禍

侯虜效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  
濤瞻瞻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補

裴使君也問管公明何尚書一代名士其實何  
如管曰其才若益益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

○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  
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晉陽秋曰潘  
滔字陽仲榮

王云無容面片  
之計語是也

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  
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  
轉王敦為揚州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於太傅  
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  
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  
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一說使小遷冀春  
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  
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  
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  
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哀之孫

秘書監韶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嘆曰若期  
生不佳我不復論生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



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為恭帝皇后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

謝云此語別見幾微者也與劉真長說殷浩同李云貞率外見

樂亦不得不與久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石心事外疎畧常節每去且

女妓攜持遊肆也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

故簡文見其直矯情為高故真長識其假

良久謂瑗曰小者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

兄即傅亮兄弟也

傅氏謂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

宋書曰瑗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歷尚書令任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

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

晉書曰索靖字幼安

守靖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范滂張奐索紛索

承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數煌五龍靖該博經

史兼通內緯傳文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

結出為西域戊巳相尉長史張勃表靖才藝絕

入宜在臺閣武帝權為尚書郎與襄陽羅

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

王夷甫父父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

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

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濤

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玉

李云羊公退一表是步、踏安地人也夷甫往看自不相入安得便再輕重



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

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太位然朕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玉成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德

又云別史云二王當國羊公元德更有

○○○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不

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在平人師歡家庸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休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入多晒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請汲桑為左前督桑

敗其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正號次謚明皇帝使人讀漢書聞

鄴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

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

耳鄧粲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

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鄴食其謀燒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為不可

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

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

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

北古世說新語卷之八



時人皆謂為見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傳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辟義清新大司馬齊王問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勉其手槍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於家

至云人敗可耳何得定知死塲壘間會多如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灰塲壁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竒為塲人

告

劉云語甚可悲

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竝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劉云英賢獨見為鑿後來龜不自靈可傷可戒江未必不以滅親自詭不知舒後如何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廼所以宜往也合別傳曰含字處弘瑯琊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與弟敦作逆誅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合



子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爲江州當人彊盛時能  
 武衛將軍用爲副貳伏誅  
**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魏衰危必興愍惻**  
 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  
 彬爽氣出儕類有稚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  
 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  
 與顛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  
 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  
 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清譽  
 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  
 辭怆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爲之解  
 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  
 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  
 之累遷江州刺史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  
 左僕射贈衛將軍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  
 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舍父子于江王舒傳

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  
 有文武幹中宗用爲北中郎將荆州刺史尚書  
 僕射出爲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彬聞  
 諫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彬聞  
**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  
 投舒舒遣軍逆之舍父子赴水死昔屬奇  
 賈友見譏况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

武昌孟嘉作吏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  
 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吏曰聞孟從事佳  
 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時昧良久指嘉曰  
 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  
 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  
 嘉別傳曰太傅褚良有  
 器識亮正且大會哀問



亮聞江州有子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見哀  
歷觀外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嘉哀  
得嘉奇嘉為哀  
所得乃益器之

○○補

劉真長標寄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袁羊劉喜還  
告其母母有識鑒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  
有方之范汪者劉復喜母又不聽後真長年德  
轉升論者比之荀粲范汪別傳曰范汪字玄平  
潁陽人左將軍曼之孫少  
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  
吏部尚書晉書曰王少孤六歲過江依外家新  
野庾氏王澄見而奇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  
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誦  
讀亦遍博學多  
通善談名理

劉云真長能識  
殷浩為歐桓溫  
豈可王劉並稱

○○○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在丹陽墓所省殷揚  
州妹有確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棲屣  
積年累物不  
至既反王謝  
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嘆劉曰  
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

○○○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愛之小字  
也庾氏譜曰愛  
之字仲真翼弟二十子中興書曰愛之有  
父翼風桓溫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慮  
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曰使  
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陶侃別傳  
曰庾翼薨  
表其子愛之代為荆州何克曰陶公重勳也臨  
終高議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于今不改



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  
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宋明帝  
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  
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  
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太王自據上流惔請  
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惔所筭也

○○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  
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

伊必能克蜀觀其補博不必得則不為華陽國志曰李

勢字子仁洛陽臨潁人本巴西宕渠賔人也其  
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驥  
特弟也驥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  
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楊州自起至人本世  
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  
眾寡少縣軍衆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

○○○

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  
曰卿乃爾奸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

岐又虎視淮陰矣車頻秦書曰符堅字永固武

五云正史堅稱  
從符即蒲之變  
也此云當應符  
命從初非是  
又去石虎時正  
姓蒲不得云符  
耶

稱識文改曰符言已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  
赤光流其室及誕皆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  
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太歲時嘗戲於路  
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  
縛和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  
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  
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為龍驤將軍肩頭  
堅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  
號死子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  
年遣長樂公不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  
眾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袁安  
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

批點世說補卷之八

三十四



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朝議遣玄北

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惟超曰是必濟事吾昔

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

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

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

于時氏賊疆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

者謝太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在此事中書郎

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王恭隨父在會稽恭父蘊別見王大自都來拜墓恭

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

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

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與

恭為王緒所聞終成怨隙別見

○ ○ 碑

宋明帝廢立之際明帝紀曰廢帝子業疑畏諸

害上先與阮佃夫李道兒等密謀殞之後堂王思遠南史曰王思遠

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

羊敬元並棲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

王景素辟主簿深見禮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

厚恩今一旦贊入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

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决猶可保全門戶



不笑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何戎所見猶未晚也

阿戎思遠小字。旬日晏及禍。宋書曰晏字休默一字士親重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兵晏無防意居朝事多專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首與各語姪屏人帝疑晏反乃密計召晏於華林省誅之

○補瑯琊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托人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裾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鑿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瑯琊

○補

李密別見乘一黃牛被以蒲鞮將漢書一帙挂於

角上一手提牛鞞一手翻漢書越國公楊素別見遇

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何處書生耽學

如此密識是越公乃下半年再拜自言姓名又問

所讀書答云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

子玄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女等不及隋書曰

司徒素之子也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

路巖唐書曰巖字魯瞻陽平冠氏人祖季諫議大夫父羣精經學志行貞潔為翰林學士



嚴幼聰敏過人登大中進士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年始三十六佐崔鉉於淮

南為支使劉昫唐書曰崔鉉字合碩義成節度使元略子也累官戶部侍郎會昌末

以本官平章事為同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列李德裕所嫉罷相

須作彼一官胡三省通鑑注謂作相也既而入為監察御

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日鉉猶

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後

皆如鉉言

○補

韓熙載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

物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索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簡介不屈

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贊多嘉納吉凶儀制不

如式者隨事稽止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屢欲

相之為宋齊山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語

人云吾為此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避之

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

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南唐書曰熙載在南唐

加檢束恣其出入後主屢欲相之而惡其如此

乃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熙載上表乞留盡出

書監羣婢復集如初

○補

李待制誠之宋史曰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父

相辯詰由是知名舉進士知洛川在仁宗朝因

縣多善政歷知竟濟舒瀛等州



邸吏報包希仁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李  
 曰包公無能為今鄞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  
 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呂氏家塾記曰包拯  
 行禁止天下皆呼為包待制又曰包家故市井  
 小民及田野之人見徇私者皆指笑之曰爾一  
 箇包家見貪汚者曰爾一箇司馬家蓋當時亦稱司馬君實為司馬家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八



